

公然叫板

电诈窝点距国境线仅200米

坐落于缅甸木姐的这幢高层建筑，名叫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距离我国云南瑞丽姐告边境口岸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对于中国警方来说，有清晰的信号表明，2024年春节期间，整栋大楼已经完全被电诈团伙占据，电诈分子换壳再生、持续作案。

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处处长张军说：“这就是公开叫板，到了现在，其他方面都遭到了灭顶之灾的情况下，还能心存侥幸。”

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首要分子悉数落网，“佤邦”和“掸邦第四特区”电诈团伙瓦解，缅北电诈网络遭受重创。然而，专项行动同时布局的第四个方向木姐，却迟迟未能破局。

木姐，位于缅甸东北，隶属于“掸邦”，与我国云南瑞丽隔江相望，是连接中缅两国的重要门户。这片看似宁静的边境地带，却因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

更加棘手

百人以上的武装总共有33支

对警方来说，这里比缅北果敢更加棘手，多方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

时任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局长彭文海说：“除了明面上的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武装，相当于家族势力。我们当时统计了一下，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总共有33支。”

在各方武装势力庇护下，木姐的电诈窝点疯狂生长。然而，中国警方与这片黑暗洼地的博弈，一刻都没有放松。

依托木姐当地警方的协助，瑞丽警方多方搜集整理线索，通过案件研判、人员排查，在逐步掌握电诈窝点的详细信息后，双方的目标是尽快绘制出一张精准标注木姐电诈窝点的分布图。

无形战线

工信部派专家团队常驻边境

针对打击缅北电诈不同区域靶向施策的经验，中缅警方共同研判发现，木姐地区的电诈窝点布局模式，与缅北果敢等地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分散隐蔽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诈骗团伙化整为零，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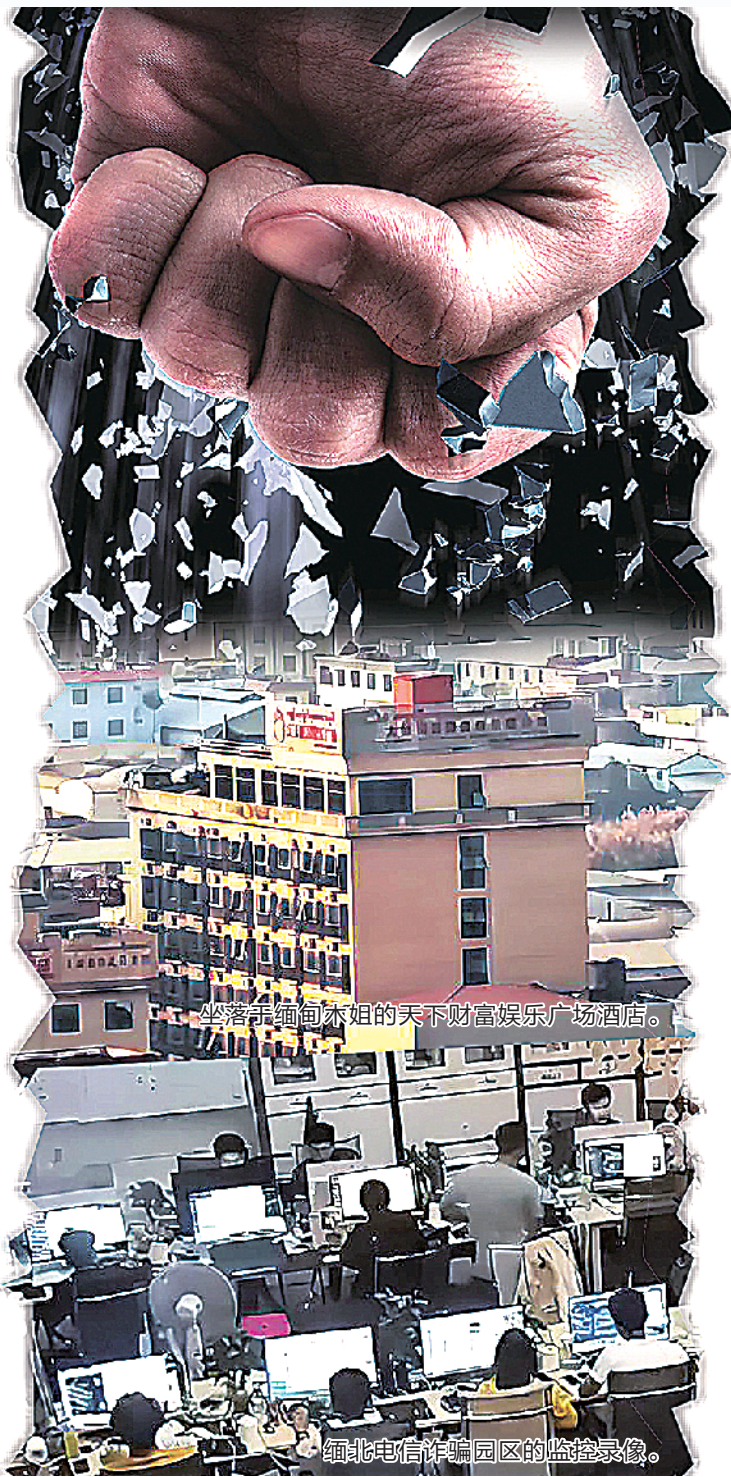
与中缅警方研判同步进行的，是另一条无形的战线。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其根基在于对通信网络的非法利用。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工业和信息化部派出全行业和企业专家团队一百多人常驻云南边境，与公安机关并肩作战，利用技术手段，重拳打击不法分子非法盗用我国境内网络资源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张正说：“比如说偷拉的无线网桥、电缆、光缆，这样把我们的网络

缅北电诈窝点 死灰复燃后再被清剿

窝点距我口岸仅200米，电诈主犯随机杀人祭天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日至7日，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



坐落于缅甸木姐的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

缅北电信诈骗园区的监控录像。

资源拉到木姐去远程使用，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境内实施诈骗。”

技术反制

斩断涉诈通联“技术生命线”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

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

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关停木姐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百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信息共享、线索交汇，依托长期建立的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中缅警方将物理坐标、通信信号、行为证据等这些点滴拼接起来的碎片化信息串珠成链。最初，这些原本在地图上还是孤立的点，开始慢慢连成线、织成网，一张清晰标注着木姐电诈窝点分布图，逐渐浮现。

新闻特写

缅北电诈主犯随机杀人祭天
有受害者头骨7个弹孔

手里的枪，即“绝对的话语权”，是缅北“四大家族”之一的魏家立足和横行的“底气”。早在15年前，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仁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仗军权在握，顺理成章地成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

为了延续魏家对缅北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不遗余力地培养自己的外甥陈大卫，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家族二代成员，归案前，魏怀仁几乎已完成了对陈大卫的“政治铺路”。

台面上，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安全；私下里，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魏家扯起这面“虎皮大旗”，不仅深度参与了缅北诈骗集团的运营，更是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的捆绑交织，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

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专案组民警问：“结拜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主犯陈大卫答：“立投名状，比较独特。”

专案组民警问：“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陈大卫答：“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因为不服园区管教，正在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从一个“黑暗”坠入到另一个“黑暗”。

视生命如无物，生杀予夺就在一念之间。因为曾与其他家族园区的金主发生过纠纷，陈大卫对此一直心怀不满，直到2022年下半年，陈大卫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到了那位金主的手下，就将他带回到治安队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手下将不肯低头示弱的被害人直接带到了枪决地点。

福建省泉州南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黄源锋说：“死者的头骨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是无法形容的，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